

MG
I246.57
10

傾
城
之
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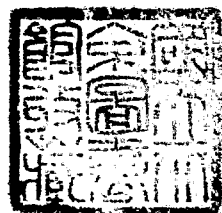
張
愛
玲
作
並
插
圖



3 1772 3644 9

1

京880



上海爲了「節省天光」，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，然而白公館裏說：「我們用的是老鐘。」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。他們唱歌唱走了板，跟不上生命的胡琴。

胡琴伊啞啞拉着，在萬盞燈的夜晚，拉過來又拉過去，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——不問也罷！……胡琴上的故事是應當由光豔的伶人來搬演的，長長的兩片紅胭脂夾住瓊瑤鼻，唱了，笑了，袖子擡住了嘴……然而這裏只有白四爺單身坐在黑沉沉的破洋台上，拉着胡琴。

正拉着，樓底下門鈴響了。這在白公館是一件稀罕事。按照從前的規矩，晚上絕對不作興出去拜客。晚上來了客，或是平空裏接到一個電報，那除非是天子第一號的緊急大事，多半是死了人。

四爺凝神聽着，果然三爺三奶奶四奶奶一路嚷上樓來，急切間不知他們說些什麼。洋台後面的堂屋裏，坐着六小姐，七小姐，八小姐，和三房四房的孩子們，這時都有些皇皇然。四爺在洋台上，暗處看亮處，分外眼明，只見門一開，三爺穿着汗衫短袴，捲開兩腿站在門檻上，背過手去，拍啦拍啦撲打股際的蚊子，遠遠的向四爺叫道：「老四你猜怎麼着？六妹離掉那一位，說是得了肺炎，死了！」四爺放下胡琴往房裏走，問道：「是誰來給的信？」三爺道：「徐太太。」說着，回過頭用扇子去攆三奶奶道：「你別跟上來湊熱鬧呀！徐太太

還在樓底下呢，她胖，怕爬樓。你還不去陪陪她！」三奶奶去了，四爺若有所思道：「死的那個不是徐太太的親戚麼？」三爺道：「可不是。看這樣子，是他們家特爲託了徐太太來遞信給我們的，當然是有用意的。」四爺道：「他們莫非是要六妹去奔喪？」三爺用扇子柄刮了刮頭皮道：「照說呢，倒也是應該……」他們同時看了六小姐一眼。白流蘇坐在屋子的一角，慢條斯理繡着一雙拖鞋，方才三爺四爺一遞一聲說話，彷彿是沒有她發言的餘地，這時她便淡淡的道：「離過婚了，又去做他的寡婦，讓人家笑掉了牙齒！」她若無其事地繼續做她的鞋子，可是手指頭上直冒冷汗，針繃了，再也拔不過去。

三爺道：「六妹，話不是這麼說。他當初有許多對不起你的地方，我們全知道。現在人已經死了，難道你還記在心裏？他丟下的那兩個姨奶奶，自然是守不住的。你這會子堂堂正正的回去替他盡孝主喪，誰敢笑你？你雖然沒生下一男半女，他的姪子多着呢，隨你挑一個，過繼過來。家私雖然不剩什麼了，他家是個大族，就是撥你看守祠堂，也餓不死你母子。」白流蘇冷笑道：「三哥替我想得真週到！就可惜晚了一步，婚已經離了這麼七八年了。依你說，當初那些法律手續都是糊鬼不成？我們可不能拿着法律鬧着玩哪！」三爺道：「你別動不動就拿法律來唬人！法律呀，今天改，明天改，我這天理人情，三綱五常，可是改不了

的！你生是他家的人，死是他家的鬼，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——」流蘇站起身來道：「你這話，七八年前爲什麼不說？」三爺道：「我只怕你多了心，只當我們不肯收容你。」流蘇道：「哦？現在你就不怕我多心了！你把我的錢用光了，你就不怕我多心了？」三爺直問到她臉上道：「我用了你的錢？我用了你幾個大錢？你住在我們家，吃我們的，喝我們的，從前還罷了，添個人不過添雙筷子，現在你去打聽打聽看，米是什麼價錢？我不提錢，你倒提起錢來了！」

四奶奶站在三爺背後，笑了一聲道：「自己骨肉，照說不該提錢的話。提起錢來，這話可就長了！我早就跟我們老四說過——我說：老四，你去勸勸三爺，你們做金子，做股票，不能用六姑奶奶的錢哪，沒的沾上了晦氣！她一嫁到了婆家，丈夫就變成了敗家子。回到娘家來，眼見得娘家就要敗光了——天生的掃帚星！」三爺道：「四奶奶這話有理。我們那時候，如果沒讓她入股子，決不至於弄得一敗塗地！」

流蘇氣得混身發顫，把一隻繡了一半的拖鞋面子抵住了下頷，下頷抖得彷彿要落下來。三爺又道：「想當初你哭哭啼啼回家來，鬧着要離婚，怪只怪我是個血性漢子，眼見你給他打成那個樣子，心有不忍，一拍胸脯子站出來說：好！我自老三窮雖窮，我家裏短不了我妹

子這一碗飯！我只道你們少年夫妻，誰沒有個脾氣？大不了回娘家來住個三年五載的，兩下也就回心轉意了。我若知道你們認真是一刀兩斷，我會幫着你辦離婚麼？拆散人家夫妻，這是絕子絕孫的事。我白老三是有兒子的人，我還指望他們養老呢！」流蘇氣到了極點，反倒放聲笑了起來道：「好，好，都是我的不是！你們窮了，是我把你們吃窮了。你們虧了本，是我帶累了你們。你們死了兒子，也是我害你們傷了陰陽！」四奶奶一把揪住她兒子的衣領，把她兒子的頭去撞流蘇，叫道：「赤口白舌的咒起孩子來了！就憑你這句話，我兒子死了，我就得找着你！」流蘇連忙一閃身躲過了，抓住四爺道：「四哥你瞧，你瞧——你——你倒是評評理看！」四爺道：「你別着急呀，有話好說，我們從長計議。三哥這都是爲你打算——」流蘇賭氣摔開了手，一逕進裏屋去了。

裏屋沒點燈，影影綽綽的只看見珠羅紗帳子裏，她母親躺在紅木大床上，緩緩揮動白團扇。流蘇走到床跟前，雙膝一軟，就跪了下來，伏在床沿上，哽咽道：「媽。」白老太太耳朶還好，外間屋裏說的話，她全聽見了。她咳嗽了一聲，伸手在枕邊摸索到了小痰壺子，吐了一口痰，方才說道：「你四嫂就是這麼碎嘴子！你可不能跟她一樣的見識。你知道，各人有各人的難處。你四嫂天生的要強性兒，一向管着家，偏生你四哥不爭氣，狂嫖濫賭的，玩

「出一身病來不算，不該挪了公賬上的錢，害得你四嫂面上無光，只好讓你三嫂當家，心裏咽不下這口氣，着實不舒坦。你三嫂精神又不濟，支持這份家，可不容易！種種地方，你得體諒他們一點。」流蘇聽她母親這話風，一味的避重就輕，自己覺得好沒意思，只得一言不發。白老太太翻身朝裏睡了，又道：「先兩年，東拼西湊的，賣一次田，還够兩年吃的。現在可不行了。我年紀大了，說聲走，一撒手就走了，可顧不得你們。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，你跟着我，總不是長久之計。倒是回去是正經。領個孩子過活，熬過十幾年，總有你出頭之日。」

正說着，門簾一動，白老太太道：「是誰？」四奶奶探頭進來道：「媽，徐太太還在樓下呢，等着跟您說七妹妹的婚事。」白老太太道：「我這就起來。你把燈捻開。」屋裏點上了燈，四奶奶扶着老太太坐起身來，伺候她穿衣下床。白老太太問道：「徐太太那邊找到了合式的人？」四奶奶道：「聽她說得怪好的，就是年紀大了幾歲。」白老太太嘆了一聲道：「寶絡這孩子，今年也二十四了，真是我心上一個疙瘩。白替她操了心，還讓人說我：她不是我親生的，我存心就攔了她！」四奶奶把老太太攙到外房去，老太太道：「你把我那兒的新茶葉拿出來，給徐太太泡一碗。綠洋鐵筒子裏的是大姑奶奶去年帶來的龍井，高罐兒裏

的是碧螺春，別弄錯了。」四奶奶一面答應着，一面叫喊道：「來人哪！開燈哪！」只聽見一陣腳步響，來了些粗手大腳的孩子們，幫着老媽子把老太太搬運下樓去了。

四奶奶一個人在外間屋裏翻箱倒櫃我尋老太太的私房茶葉，忽然笑道：「咦！七妹，你打哪兒鑽出來了，嚇我一跳！我說怎麼的，剛才你一晃就不見影兒了！」寶絡細聲道：「我在洋台上乘涼。」四奶奶格格笑道：「害臊呢！我說，七妹，趕明兒你有了婆家，凡事可得小心一點，別那麼由着性兒鬧。離婚豈是容易的事？要離就離了，稀鬆平常！果真那麼容易，你四哥不成材，我幹嗎不離婚哪！我也有娘家呀，我不是沒處可投奔的，可是這年頭兒，我不能不給他們打算則算，我是有點人心的，就得顧着他們一點，不能靠定了人家，把人家拖窮了。我還有三分廉恥呢！」

白流蘇在她母親床前凄凄涼涼跪着，聽見了這話，把手裏的繡花鞋幫子緊緊按在心口上，戳在鞋上的一枚針，扎了手也不覺疼，小聲道：「這屋子裏可住不得了！……住不得了！」她的聲音灰暗而輕飄，像斷斷續續的塵灰吊子。她彷彿做夢似的，滿頭滿臉都掛着塵灰吊子，迷迷糊糊向前一撲。自己以為是枕住了她母親的膝蓋，嗚嗚咽咽哭了起來道：「媽，媽，你老人家給我做主！」她母親呆着臉，笑嘻嘻的不做聲。她攙住她母親的腿，使勁搖撼着

，哭道：「媽！媽！」恍惚又是多年前，她還只十來歲的時候，看了戲出來，在傾盆大雨中和家裏人擠散了。她獨自站在人行道上，瞪着眼看人，人也瞪着眼看她，隔着雨淋淋的車窗，隔着一層層無形的玻璃罩——無數的陌生人。人人都關在他們自己的小世界裏，她撞破了頭也撞不進去。她似乎是魔住了。忽然聽見背後有腳步聲，猜着是她母親來了，便竭力定了一定神，不言語。她所祈求的母親與她真正的母親根本是兩個人。

那人走到床前坐下了，一開口，却是徐太太的聲音。徐太太勸道：「六小姐，別傷心了，起來，起來，大熱的天……」流蘇擰着床勉強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嬤子，我……我在這兒再也歇不下去了。早就知道人家多嫌着我，就只差明說。今兒當面鑼，對面鼓，發過話了，我可沒有臉再住下去了！」徐太太扯她在床沿上一同坐下，悄悄的道：「你也太老實了，不怪人家欺負你，你哥哥們把你的錢盤來盤去盤光了。就養活你一輩子也是應該的。」流蘇難得聽見這幾句公道話。且不問她是真心還是假意，先就從心裏熱起來，淚如雨下，道：「誰叫我自已糊塗呢！就爲了這幾個錢，害得我要走也走不開。」徐太太道：「年紀青青的人，不怕沒有活路。」流蘇道：「有活路，我早走了！我又沒念過兩句書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我能做什麼事？」徐太太道：「找事，都是假的，還是我個人是真的。」流蘇道：「那怕不

行。我這一輩子早完了。」徐太太道：「這句話，只有有錢的人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才有資格說。沒錢的人，要完也完不了哇！你就是剃了頭髮當姑子去，化了緣罷，也還是塵緣——離不了人！」流蘇低頭不語。徐太太道：「你這件事，早兩年托了我，又要好些。」流蘇微微一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已經二十八了。」徐太太道：「放着你這樣好的人才，二十八也不算什麼。我替你留心着。說着我又要怪你了，離了婚七八年了，你早點兒拿定了主意，遠走高飛，少受多少氣！」流蘇道：「嬌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像我們這樣的家庭，哪兒肯放我們出去交際？倚仗着家裏人罷，別說他們根本不贊成，就是贊成了，我底下還有兩個妹妹沒出閣，三哥四哥的幾個女孩子也漸漸的長大了，張羅她們還來不及呢，還顧得到我？」

徐太太笑道：「提起你妹妹，我還等着他們的回話呢。」流蘇道：「七妹的事，有希望麼？」徐太太道：「說得有幾分眉目了。剛才我有意的讓娘兒們自己商議商議，我說我上去瞧瞧六小姐就來。現在可該下去了。你送我下去，成不成？」流蘇只得扶着徐太太下樓，樓梯又舊，徐太太又胖，走得吱吱格格一片響。到了堂屋裏，流蘇欲待開燈，徐太太道：「不用了，看得見。他們就在東廂房裏。你跟我來，大家說說笑笑，事情也就過去了，不然，明兒吃飯的時候免不了要見面的，反而僵的慌。」流蘇聽不得「吃飯」這兩個字，心裏一陣刺

痛，硬着嗓子，強笑道：「多謝嬌子——可是我這會子身子有點不舒服，實在不能够見人，只怕失魂落魄的，說話闖了禍，反而辜負了您待我的一片心。」徐太太見流蘇一定不肯，也就罷了，自己推門進去。

門掩上了，堂屋裏暗着，門的上端的玻璃格子裏透進兩方黃色的燈光，落在青磚地上。朦朧中可以看見堂屋裏順着牆高高下下堆着一排書箱，紫檀匣子，刻着綠泥款識。正中天然几上，玻璃罩子裏，攔着珞藍自鳴鐘，機括早壞了，停了多年。兩旁垂着硃紅對聯，閃着金色壽字團花，一朵花托住一個墨汁淋漓的大字。在微光裏，一個個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，飄着紙老遠。流蘇覺得自己就是對聯上的一個字，虛飄飄的，不落實地。白公館有這麼一點像神仙的洞府；這裏悠悠忽忽過了一天，世上已經過了一千年。可是這裏過了一千年，也同一天差不多，因為每天都是一樣的單調與無聊。流蘇交叉着胳膊，抱住她自己的頸項。七八年一眨眼就過去了。你年輕麼？不要緊，過兩年就老了！這裏，青春是不希罕的。他們有的是青春——孩子一個個的被生出來，新的明亮的眼睛，新的紅嫩的嘴，新的智慧。一年又一年的磨下來，眼睛鈍了，人鈍了，下一代又生出來了。這一代便被吸收到硃紅灑金的輝煌的背景裏去，一點一點的淡金便是從前的人的法法的眼睛。

流蘇突然叫了一聲，掩住自己的眼睛，跌跌衝衝往樓上爬，往樓上爬……上了樓，到了她自己的屋子裏，她開了燈，撲在穿衣鏡上，端詳她自己。還好，她還不怎麼老。她那一點嬌小的身軀是最不顯老的一種，永遠是纖瘦的腰，孩子似的萌芽的乳。她的臉，從前是白得像磁，現在由磁變爲玉——半透明的輕青的玉。下頷起初是圓的，近年來漸漸失了，越顯得那小小的臉，小得可愛。臉龐原是相當的窄，可是眉心很寬。一雙嬌滴滴，滴滴嬌的清水眼。洋台上，四爺又拉起胡琴來了。依着那抑揚頓挫的調子，流蘇不由的偏着頭，微微飛了個眼風，做了個手勢。她對着鏡子這一表演，那胡琴聽上去便不是胡琴，而是笙簫琴瑟奏着幽沉的廟堂舞曲。她向左走了幾步，又向右走了幾步，她走一步路都彷彿是合着了傳的古代音樂的節拍。她忽然笑了——陰陰的，不懷好意的一笑，那音樂便戛然而止。外面的胡琴繼續拉下去，可是胡琴訴說的是一些遙遠的忠孝節義的故事，不與她相干了。

這時候：四爺一個人躲在那裏拉胡琴，却是因爲他自己知道樓下的家庭會議中沒有他置喙的餘地。徐太太走了之後，白公館裏少不得將她的建議加以研究和分析。徐太太打算替寶絡做媒給一個姓范的，那人最近和徐先生在礦務上有相當密切的聯絡，徐太太對於他的家世一向就很熟悉，認爲絕對可靠。那范柳原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華僑，有不少的產業分佈在

錫蘭馬來亞等處。范柳原今年三十三歲，父母雙亡。白家衆人質問徐太太，何以這樣的一個標準夫婿到現在還是獨身的，徐太太告訴他們，范柳原從英國回來的時候，無數的太太們急扯白臉的把女兒送上門來，硬要壓給他，勾心鬥角，各顯神通，大大熱鬧過一番。這一捧却把他捧壞了。從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腳底的泥。由於幼年時代的特殊環境，他脾氣本來就有點怪僻。他父母的結合是非正式的。他父親有一次出洋考察，在倫敦結識了一個華僑交際花，兩人祕密的結了婚。原籍的太太也有點風聞。因為懼怕太太的報復，那二夫人始終不敢回國。范柳原就是在英國長大的。他父親故世以後，雖然大太太只有兩個女兒，范柳原要在法律上確定他的身份，却有種種棘手之處。他孤身流落在英倫，很吃過一些苦，然後方才獲到了繼承權。至今范家的族人還對他抱着仇視的態度，因此他總是住在上海的時候多，輕易不同廣州老宅裏去。他年紀青的時候受了些刺激，漸漸的就往放浪的一條路上走，嫖賭吃酒，樣樣都來，獨獨無意於家庭幸福。白四奶奶就說：「這樣的人，想必是喜歡存心挑剔。我們七妹是庶出的，只怕人家看不上眼。放着這麼一門親戚，怪可惜了兒的！」三爺道：「他自己也是庶出。」四奶奶道：「可是人家多利害呀，就憑我們七丫頭那股子優勁兒，還指望拿得住他？倒是我那個大女孩子機靈些，別瞧她，人小心不小，真識大體！」三奶奶道：「那似

乎年歲差得太多了。」四奶奶道：「勁！你不知道，越是那種人，越是喜歡年紀青的。我那個大的若是不成，還有二的呢。」三奶奶笑道：「你那個二的比姓范的小二十歲。」四奶奶悄悄扯了她一把，正顏厲色的道：「三嫂，你別那麼糊塗！你護着七丫頭，她是白家什麼人？」隔了一層娘肚皮，就差遠了。嫁了過去，誰也別想在她身上得點什麼好處！我這都是爲了大家的。然而白老太太一心一意只怕親戚議論她虧待了沒娘的七小姐，決定照原來計畫，由徐太太擇日請客，把寶絡介紹給范柳原。

徐太太雙管齊下，同時又替流蘇物色到一個姓姜的，在海關裏做事，新故了太太，丟下了五個孩子，急等着續弦。徐太太主張先忙完了寶絡，再替流蘇撮合，因爲范柳原不久就要上新加坡去了。白公館裏對於流蘇的再嫁，根本就拿它當一個笑話，只是爲了要打發她出門，沒奈何，只索性不聞不問，由着徐太太鬧去。爲了寶絡這頭親，却忙得鴉飛雀亂，人仰馬翻，一樣是兩個女兒，一方面如火如荼，一方面冷冷清清，相形之下，委實使人難堪。白老太太將全家的金珠細軟，盡情搜括出來，能够放在寶絡身上的都放在寶絡身上。三房裏的女孩子過生日的時候，乾娘給的一件累絲衣料，也被老太太逼着三奶奶拿了出來，替寶絡製了旗袍。老太太自己歷年攢下的私房，以皮貨居多，暑天裏又不能穿皮子，只得典質了一件貂

皮大襖，用那筆款子去把幾件首飾改翻了時新款式。珍珠耳墜子，翠玉手鐲，綠寶戒指，自不必說，務必把寶絡打扮得花團錦簇。

到了那天，老太太，三爺，三奶奶，四爺，四奶奶自然都是要去的。寶絡輾轉聽到四奶奶的陰謀，心裏着實惱着她，執意不肯和四奶奶的兩個女兒同時出場，又不好意思說不要他們，便下死勁拖流蘇一同去。一部出差汽車黑壓壓坐了七個人，委實再擠不下了，四奶奶女兒金枝金蟬便慘遭淘汰。他們是下午五點鐘出發的，到晚上十一點方才回家。金枝金蟬哪裏放得下心，睡得着覺？眼睜睜盼着他們回來了，却又是大夥兒啞口無言。寶絡沉着臉走到老太太房裏，一陣風把所有的揶揄全剝了下來，還了老太太，一言不發回房去了。金枝金蟬把四奶奶拖到洋台上，一疊連聲追問怎麼了。四奶奶怒道：「也沒看見像你們這樣的女孩子家，又不是你自己相親，要你這樣熱辣辣的！」三奶奶跟了出來，柔聲緩氣說道：「你這話，別讓人多了心去！」四奶奶索性衝着流蘇的房間嚷道：「我就是指桑罵槐，罵了她了，又怎麼着？又不是千年萬代沒見過男子漢，怎麼一聞見生人氣，就發迷心竅，發了瘋了？」金枝金蟬被她罵得摸不着頭腦，三奶奶做好做歹穩住了她們的娘，又告訴她們道：「我們先去看電影的。」金枝詫異道：「看電影？」三奶奶道：「可不是透着奇怪，專爲看人去的，倒去

坐在黑影子裏，什麼也瞧不見，後來徐太太告訴我說都是那范先生的主張，他在那裏掏壞呢。他要把人家攔在那裏攔個兩三個鐘頭，臉上出了油，胭脂花粉褪了色，他可以看得親切些。那是徐太太的猜想。據我看來，那姓范的始終就沒有誠意。他要看电影，就爲着懶得跟我們應酬。看完了戲，他不是就想溜麼？」四奶奶忍不住掉嘴道：「那兒的話！今兒的事，一上來挺好的，要不是我們自己窩兒裏的人在裏頭搗亂，準有個七八成！」金枝金蟬齊聲道：「三媽，後來呢？後來呢？」三奶奶道：「後來徐太太拉住了他，要大家一塊兒去吃飯，他就說他請客，」四奶奶拍手道：「吃飯就吃飯，明知道我們七小姐不會跳舞，上跳舞場去乾坐着，算什麼？不是我說，這就要怪三哥了，他也是外面跑跑的人，聽見姓范的吩咐汽車夫上舞場去，也不攔一聲！」三奶奶忙道：「上海這麼多的飯店，他怎麼知道哪一個飯店有跳舞，那一個飯店沒有跳舞？他可比不得四爺是個閑人哪，他沒那麼多的工夫去調查這個！」金枝金蟬還要打聽此後的發展，三奶奶給四奶奶幾次一打岔，興緻索然，只道：「後來就吃飯，吃了飯，就回來了。」

金蟬道：「那范柳原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」三奶奶道：「我哪兒知道？統共沒聽見他說過三句話。」又尋思了一會，道：「跳舞跳得不錯罷！」金枝咳了一聲道：「他跟誰跳來着？」

「四奶奶搶先答道：『還有誰，還不是你那六姑！我們詩禮人家，不准學跳舞的，就只她結婚之後跟她那不成材的姑爺學會了這一手！好不害臊，人家問你，說不會跳不就結了？不會也不是丟臉的事。像你三媽，像我，都是大戶人家的小姐，活過這半輩子了，什麼世面沒見過？我們就不會跳！』三奶奶嘆了口氣道：『跳了一次，還說是敷衍人家的面子，還跳第二次，第三次！』金枝金蟬聽到這裏，不禁張口結舌。四奶奶又向那邊喃喃罵道：『豬油蒙了心！你若是以爲你破壞了你妹子的事，你就有指望了，我叫你早早的歇了這個念頭！人家連多少小姐都看不上眼呢，他會要你這敗柳殘花？』」

流蘇和寶絡住着一間屋子，寶絡已經上床睡了，流蘇蹲在地下摸着黑點蚊烟香，洋台上的話聽得清清楚楚，可是她這一次却非常的鎮靜，擦亮了洋火，眼看着她燒過去，火紅的小三角旗，在它自己的風中搖擺着，移，移到她手指邊，她嘆的一聲吹滅了它，只剩下半截紅蠟的小旗桿，旗桿也枯萎了，垂下灰白蠕曲的鬼影子。她把燒焦的火柴丟在烟盤子裏。今天的事，她不是有意的，但是無論如何，她給了他們一點顏色看看。他們以爲她這一輩子已經完了麼？早哩！她微笑着。寶絡心裏一定也在罵她，罵得比四奶奶的話還要難聽。可是她知道寶絡恨雖恨她，同時也對她刮目相看，肅然起敬。一個女人，再好些，得不着異性的愛

，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。女人們就是這點賤。

范柳原真心喜歡她麼？那倒也不見得。他對她說的那些話，她一句也不相信。她看得出他是對女人說慣了謊的。她不能不當心——她是個六親無靠的人。她只有她自己了。床架子上掛着她脫下來的月白蟬翼紗旗袍。她一歪身坐在地上，摟住了長袍的膝部，鄭重地把臉偎在上面。蚊香的綠烟一蓬一蓬浮上來，直薰到她腦子裏去。她的眼睛裏，眼淚閃着光。

隔了幾天，徐太太又來到白公館。四奶奶早就預言過：「我們六姑奶奶這樣的胡鬧，眼見得七丫頭的事是吹了。徐太太豈有不惱的？徐太太怪了六姑奶奶，還肯替她介紹人麼？這就叫偷雞不着蝕把米。」徐太太果然不像先前那麼一盆火似了，遠兜遠轉先解釋她這兩天爲什麼沒上門。家裏老爺有要事上香港去接洽，如果一切順利，就打算在香港租下房子，住個一年半載的，所以她這兩天忙着打點行李，預備陪他一同去。至於寶絡的那件事，姓范的已經不在上海了，暫時只得擱一擱。流蘇的可能的對象姓姜的，徐太太打聽了出來，原來他在外面有了人，若要拆開，還有點麻煩。據徐太太看來，這種人不甚可靠，還是算了罷。三奶奶四奶奶聽了這話，彼此使了個眼色，撇着嘴笑了一笑。

徐太太接下去攢眉說道：「我們的那一位，在香港倒有不少的朋友，就可惜遠水救不着

近火……六小姐若是能够到那邊去走一趟，倒許有很多的機會。這兩年，上海人在香港的，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。上海人自然是喜歡上海人，所以同鄉的小姐們在那邊聽說是很受人歡迎。六小姐去了，還愁沒有相當的人？真可以抓起一把來揀揀！」衆人覺得徐太太真是善於辭令。前兩天轟轟烈烈鬧着做媒，忽然烟消火滅了，自己不得下場，便故作遁辭，說兩句風涼話。白老太太便嘆了口氣道：「到香港去一趟，談何容易！單講！」不料徐太太很爽快的一口剪斷了她的話道：「六小姐若是願意去，我請她。我答應幫她的忙，就到得幫底。」大家不禁面面相覷，連流蘇都怔住了。她估計着徐太太當初自告奮勇替她做媒，想必倒是一時仗義，真心同情她的境遇。爲了她跑跑腿尋尋門路，治一桌酒席請請那姓姜的，這點交情是有的。但是出盤纏帶她到香港去，那可是所費不貲。爲什麼徐太太平空的要在她身上花這些錢？世上的好人雖多，可沒有多少傻子願意在銀錢上做好人。徐太太一定是有背景的。難不成是那范柳原的鬼計？徐太太曾經說過她丈夫與范柳原在營業上有密切接觸，夫婦兩個大約是很熱心地捧着范柳原。犧牲一個不相干的孤苦的親戚來巴結他，也是可能的事。流蘇在這裏胡思亂想着，白老太太便道：「那可不成呀，總不能讓您——」徐太太打了個哈哈道：「沒關係，這點小事，我還做得起！再說，我還指望着六小姐幫我的忙呢。我拖着兩個孩子，

血壓又高，累不得，路上有了她，凡事也有個照應。我是不拿她當外人的，以後還要她多多的費神呢！」白老太太忙代流蘇客氣了一番。徐太太掉過頭來，單刀直入的問道：「那麼六小姐，你一準跟我們跑一趟罷！就算是去逛逛，也值得。」流蘇低下頭去，微笑道：「您待我太好了。」她迅速地盤算了一下。姓姜的那件事是無望了。以後即使有人替她做媒，也不過是和那姓姜的不相上下，也許還不如他。流蘇的父親是一個有名的賭徒，爲了賭而傾家蕩產，第一個領着他們往破落戶的路上走。流蘇的手沒有沾過骨牌和骰子，然而她也是喜歡賭的。她決定用她的前途來下注。如果她輸了，她聲名掃地，沒有資格做五個孩子的後母。如果她贏了，她可以得到衆人虎視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，出淨她胸中這一口惡氣。

她答應了徐太太。徐太太在一星期內就要動身。流蘇便忙着整理行裝。雖說家無長物，根本沒有什麼可整理的，却也亂了幾天。變賣了幾件零碎東西，添製了幾套衣服。徐太太在百忙中還騰出時間來替她做顧問。徐太太這樣的籠絡流蘇，被白公館裏的人看在眼里，漸漸的也就對流蘇發生了新的興趣。除了懷疑她之外，又存了三分顧忌。背後喃喃咕咕議論着，當面却不那麼指着臉子罵了，偶然也還叫聲「六妹」，「六姑」，「六小姐」，只怕她當真嫁到香港的潤人，衣錦榮歸，大家總得留個見面的餘地，不犯着得罪她。

徐太太徐先生帶着孩子一同乘車來接了她上船，坐的是一隻荷蘭船的頭等艙。船小，顛簸得厲害，徐先生徐太太一上船便雙雙睡倒，吐個不休，旁邊兒啼女哭，流蘇倒着實服侍了他們幾天。好容易船靠了岸，她方才有機會到甲板上去看看海景。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，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列圍着的巨型廣告牌，紅的，橘紅的，粉紅的，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裏，一條條，一抹抹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，躍上落下，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。流蘇想着，在這誇張的城裏，就是栽個跟頭，只怕也比別處痛些，心裏不由的七上八下起來。忽然覺得有人奔過來抱住她的腿，差一點把她推了一跤，倒吃了一驚，再看原來是徐太太的孩子，連忙定了定神，過去助着徐太太照料一切。誰知那十來件行李與兩個孩子，竟不肯被歸着在一堆，行李齊了，一轉眼又少了個孩子。流蘇疲於奔命，也就不去看野眼了。

上了岸，叫了兩部汽車到淺水灣飯店。那車馳出了鬧市，翻山越嶺，走了多時，一路上只見黃土崖，紅土崖，土崖缺口處露出森森綠樹，露出藍綠色的海。近了淺水灣，一樣是土崖與叢林，却漸漸的明媚起來。許多遊了山回來的人，乘車掠過他們的車，一汽車一汽車載滿了花，風裏吹落了零亂的笑聲。

到了旅館門前，却看不見旅館在哪裏。他們下了車，走上極寬的石級，到了花木蕭疎的

高台上，方見再高的地方有兩幢黃色房子。徐先生早定下了房間，僕歐們領着他們沿着碎石小徑走去，進了昏黃的飯廳，經過昏黃的穿堂，往二層樓上走。一轉灣有一扇門通着一個小洋台，搭着紫藤花架，曬着半壁斜陽。洋台上有兩個人站着說話，只見一個女的，背向着他們，披着一頭漆黑長髮，直垂到腳踝上，腳踝上套着赤金扭麻花鐲子，光着腳，底下看不仔細是否跟着拖鞋，上面微微露出一截印度式桃紅緞襠窄腳袴。被那女人擋住的一個男子，却叫了一聲：「噢！徐太太！」便走了過來，向徐先生徐太太打招呼，又向流蘇含笑點頭。流蘇見是范柳原，雖然早就料到這一着，一顆心依舊不免跳得厲害。洋台上的女人一閃就不見了。柳原伴着他們上樓，一路上大家彷彿他鄉遇故知似的，不斷地表示驚訝與愉快。那范柳原雖然够不上稱做美男子。粗枝大葉，的也有他的一種風神。徐先生夫婦指揮着僕歐們搬行李，柳原與流蘇走在前面，流蘇含笑問道：「范先生，你沒上新加坡去？」柳原輕輕的答道：「我在這兒等着你呢。」流蘇想到他這樣直爽，倒不便深究，只怕說穿了，不是徐太太請她上香港而是他請的，自己反而下不落台，因此只當他說玩話，向他笑了一笑。

柳原問知她的房間是一百三十號，便站住了腳道：「到了。」僕歐拿鑰匙開了門，流蘇一進門便不由的向窗口畢直走過去。那整個的房間像暗黃的畫框，鑲着窗子裏一幅大畫。那

簾簾的，盪盪的海，直濺到窗簾上，把簾子的邊緣都染藍了。柳原向僕歐道：「箱子就放在櫥跟前。」流蘇聽他說話的聲音就在耳根子底下，不覺震了一震，回過臉來，只見僕歐已經出去了，房門卻沒有關嚴。柳原倚着窗台，伸出一隻手來撐在窗格子上，擋住了她的視線，只管望着她微笑。流蘇低下頭去。柳原笑道：「你知道麼？你的特長是低頭。」流蘇抬頭笑道：「什麼？我不懂。」柳原道：「有的人善於說話，有的人善於笑，有的人善於管家，你是善於低頭的。」流蘇道：「我什麼都不會。我是頂無用的人。」柳原笑道：「無用的女人是最最厲害的女人。」流蘇笑着走開了道：「不跟你說了，到隔壁去看看罷。」柳原道：「隔壁？我的房還是徐太太的房？」流蘇又震了一震道：「你就住在隔壁？」柳原已經替她開了門，道：「我屋裏亂七八糟的，不能見人。」

他敲了一敲一百三十一號的門，徐太太開門放他們進來道：「在我們這邊吃茶罷，我們有個起坐間。」便擲鈴叫了幾客茶點。徐先生從臥室裏走了出來道：「我打了個電話給老朱，他鬧着要接風，請我們大夥兒上香港飯店。就是今天。」又向柳原道：「連你在內。」徐太太道：「你真有興緻，暈了幾天的船，還不趁早歇歇？今兒晚上，算了罷？」柳原笑道：「香港飯店，是我所見過的頂古板的舞場。建築，燈光，佈置，樂隊，都是老英國式，四五

十年前頂時髦的玩藝兒，現在可不够刺激了。實在沒有什麼可看的，除非是那些怪模怪樣的西崽，大熱的天，仿着北方人穿着綦腳袴——」流蘇道：「爲什麼？」柳原道：「中國情調呀！」徐先生笑道：「既然來到此地，總得去看看。就委曲你做做陪客罷！」柳原笑道：「我可不能說準。別等我。」流蘇見他不像要去的神氣，徐先生並不是常跑舞場的人，難得這麼高興，似乎是認真要替她介紹朋友似的，心裏倒又疑惑起來。

然而那天晚上，香港飯店裏爲他們接風的一班人，都是成雙捉對的老爺太太，幾個單身男子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青人。流蘇正在跳着舞，范柳原忽然出現了，把她從另一個男子手裏接了過來。在那荔枝紅的燈光裏，她看不清他的黝暗的臉，只覺得他異常的沉默。流蘇笑道：「怎麼不說話呀？」柳原笑道：「可以當着人說的話，我全說完了。」流蘇撲嗤一笑道：「鬼鬼祟祟的有什麼背人的話？」柳原道：「有些話，不但是要背着人說，還得背着自己。讓自己聽見了也怪難爲情的。譬如說，我愛你，我一輩子都愛你。」流蘇別過頭去，輕輕啾了一聲道：「偏有這些廢話！」柳原道：「不說話又怪我不說話了，說話，又嫌嘮叨！」流蘇笑道：「我問你，你爲什麼不願意我上跳舞場去？」柳原道：「一般的男人，喜歡把好女人教壞了，又喜歡去感化壞的女人，使她變爲好女人。我可不像那麼沒事找事做。我認

爲好女人還是老實些的好。」流蘇瞟了他一眼道：「你以爲你跟別人不同麼？我看你也是一樣的自私。」柳原笑道：「怎樣自私？」流蘇心裏想着：你最高的理想是一個冰清玉潔而又富於挑逗性的女人。冰清玉潔，是對於他人。挑逗，是對於你自己。如果我是一個澈底的好女人，你根本就不會注意到我！她向他偏着頭笑道：「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個好女人，在你面前做一個壞女人。」柳原想了一想道：「不懂。」流蘇又解釋道：「你要我對別人壞，獨獨對你好。」柳原笑道：「怎麼又顛倒過來了？越發把人攪糊塗了！」他又沉吟了一會道：「你這話不對。」流蘇笑道：「哦，你懂了。」柳原道：「你好也罷，壞也罷，我不要你改變。難得碰見像你這樣的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。」流蘇微微嘆了口氣道：「我不過是一個過了時的人罷了。」柳原道：「真正的中國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，永遠不會過了時。」流蘇笑道：「像你這樣的一個新派人——」柳原道：「你說新派，大約就是指的洋派。我的確不能算一個真正的中國人，直到最近幾年才漸漸的中國化起來。可是你知道，中國化的外國人，頑固起來，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頑固。」流蘇笑道：「你也頑固，我也頑固，你說過的，香港飯店又是最頑固的跳舞場……」他們同聲笑了起來。音樂恰巧停了。柳原扶着她回到座上，向衆人笑道：「白小姐有點頭痛，我先送她回去罷。」流蘇沒提防他有這一着，一時想

不起怎樣對付，又不願意得罪了他，因為交情還不够深，沒有到吵嘴的程度，只得由他替她披上外衣，向衆人道了歉，一同走了出來。

迎風遇見一羣西洋紳士，衆星捧月一般簇擁着一個女人。流蘇先就注意到那人的漆黑的長髮，結成雙股大辮，高高盤在頭上。那

印度女人，這一次雖然

是西式裝束，依舊帶着濃厚的東方色彩。

玄色輕紗篷底下，

她穿着金魚黃緊身長

衣，蓋住了手，只露

出晶亮的指甲，領口

只是太尖，太薄一點。粉紅的厚重的小嘴唇，彷彿腫着似的。柳原站住了腳，向她微微鞠了

一躬。流蘇在那裏看她，她也昂然望着流蘇，那一雙矜矜的眼睛，如同隔着幾千里地，遠遠



挖成極狹的V形，直

開到腰際，那是巴黎

最新的款式，有個名

色，叫做「一線天」

。她的臉色黃而油潤

，像飛了金的觀音菩

薩，然而她的影沉沉

的大眼睛裏躲着妖魔

。古典型的直鼻子，

的向人望過來。柳原便介紹道：「這是白小姐。這是薩黑蕙妮公主。」流蘇不覺肅然起敬。薩黑蕙妮伸出一隻手來，用指尖碰了一碰流蘇的手，問柳原道：「這位白小姐，也是上海來的？」柳原點點頭。薩黑蕙妮微笑道：「她倒不像上海人。」柳原笑道：「像那兒的人呢？」薩黑蕙妮把一隻食指按在腮幫子上，想了一想，翹着十指尖尖，彷彿是要形容而又形容不出的樣子，聳肩笑了一笑，往裏走去。柳原扶着流蘇繼續往外走，流蘇雖然聽不大懂英文，鑒貌辨色，也就明白了，便笑道：「我原是個鄉下人。」柳原道：「我剛才對你說過了，你是個道地的中國人，那自然跟她所謂的上海人有點不同。」

他們上了車，柳原又道：「你別看她架子搭得十足。她在外面招搖，說是克力希納·柯蘭姆帕王公的親生女，只因王妃失寵，賜了死，她也就被放逐了，一直流浪着，不能回國。其實，不能回國倒是真的，其餘的，可沒有人能够證實。」流蘇道：「她到上海去過麼？」柳原道：「人家在上海也是很有名的。後來她跟着一個英國人上香港來。你看見她背後那老頭子麼？現在就是他養活着她。」流蘇笑道：「你們男人就是這樣，當面何嘗不奉承着她，背後就說得她一個錢不值。像我這樣一個窮遺老的女兒，身分還不及她高的人，不知道你對別人怎樣的說我呢！」柳原笑道：「誰敢一口氣把你們兩人的名字說在一起？」流蘇撇了撇

嘴道：「也許因爲她的名字太長了，一口氣念不完。」柳原道：「你放心。你是什麼樣的人，我就拿你當什麼樣的人看待，準沒錯。」流蘇做出安心的樣子，向車窗上一靠，低聲道：「真的？」他這句話，似乎並不是挖苦她，因爲她漸漸發覺了，他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，他總是斯斯文文的，君子人模樣。不知道爲什麼，他背着人這樣穩重，當衆却喜歡放肆。她一時摸不清那到底是他的怪脾氣，還是他另有作用。

到了淺水灣，他攙着她下車，指着汽車道旁鬱鬱的叢林道：「你看那種樹，是南邊的特產。英國人叫它『野火花』。」流蘇道：「是紅的麼？」柳原道：「紅！」黑夜裏，她看不出那紅色，然而她直覺地知道它是紅得不能再紅了，紅得不可收拾，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，窩在參天大樹上，壁栗剝落燃燒着，一路燒過去，把那紫藍的天也薰紅了。她仰着臉望上去。柳原道：「廣東人叫它『影樹』。你看這葉子。」葉子像鳳尾草，一陣風過，那輕纖的黑色剪影零落顫動着，耳邊恍惚聽見一串小小的音符，不成腔，像簫前鐵馬的叮噓。

柳原道：「我們到那邊去走走。」流蘇不做聲。他走，她就緩緩的跟了過去。時間橫豎還早，路上散步的人多着呢——沒關係。從淺水灣飯店過去一截子路，空中飛跨着一座橋樑，橋那邊是山，橋這邊是一堵灰磚砌成的牆壁，攔住了這邊的山。柳原靠在牆上，流蘇也就

靠在牆上，一眼看上去，那堵牆極高極高，望不見邊。牆是冷而粗糙，死的顏色。她的臉，托在牆上，反襯着，也變了樣——紅嘴唇，水眼睛，有血，有肉，有思想的一張臉。柳原看着她道：「這堵牆，不知爲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。……有一天，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，什麼都完了——燒完了，炸完了，坍完了，也許還剩下這堵牆。流蘇，如果我們那時候再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……」流蘇，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，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。」

流蘇嘆道：「你自己承認你愛裝假，可別拉扯上我？你幾時提出我說謊來着？」柳原噙笑道：「不錯，你是再天真也沒有的一個人。」流蘇道：「得了，別哄我了！」

柳原靜了半晌，嘆了口氣。流蘇道：「你有什么不稱心的事？」柳原道：「多着呢。」流蘇嘆道：「若是像你這樣自由自在的人，也要怨命，像我這樣的，早就該上吊了。」柳原道：「我知道你是不快樂的。我們四週的那些壞事，壞人，你一定是看够了。可是，如果你這是第一次看見他們，你一定更看不慣，更難受。我就是這樣。我回中國來的時候，已經二十四了。關於我的家鄉，我做了好些夢。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麼的失望。我受不了這個打擊，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。你……你如果認識從前的我，也許你會原諒現在的我。」流蘇試着

想像她是第一次看見她四嫂。她猛然叫道：「還是那樣的好，初次聽見，再壞些，再醜些，是你外面的人，你外面的東西。你若是混在那裏頭長大了，你怎麼分得清，哪一部份是他們，哪一部份是你自己？」柳原默然，隔了一會方道：「也許你是對的。也許我這些話無非是藉口，自己胡弄自己。」他突然笑了起來道：「其實我用不着什麼藉口呀！我愛玩——我有這個錢，有這個時間，還得去找別的理由？」他思索了一會，又煩躁起來，向她說道：「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——可是我要你懂得我！我要你懂得我！」他嘴裏這麼說着，心裏早已絕望了，然而他還是固執地，哀懇似的說着：「我要你懂得我！」

流蘇願意試試看。在某種範圍內，她什麼都願意。她側過臉去向着他，小聲答應着：「我懂得，我懂得。」她安慰着他，然而她不由的想到了她自己的月光中的臉，那嬌脆的輪廓，眉與眼，美得不近情理，美得渺茫。她緩緩垂下頭去。柳原格格的笑了起來。他換了一副聲調，笑道：「是的，別忘了，你的特長是低頭。可是也有人說，只有十來歲的女孩子們適宜於低頭。適宜於低頭的人往往一來就喜歡低頭。低了多年的頭，頸子上也許要起皺紋的。」流蘇變了臉，不禁抬起手來撫摸她的脖子。柳原笑道：「別着急，你決不會有的。待會兒回到房裏去，沒有人的時候，你再解開衣領上的鈕子，看個明白。」流蘇不答，掉轉身就走。

。柳原追了上去，笑道：「我告訴你爲什麼你保得住你的美。薩黑美妮上次說：她不敢結婚，因爲印度女人一閒下來，獸在家裏，整天坐着，就發胖了。我就說：中國女人呢，光是坐着，連發胖都不肯發胖——因爲發胖至少還需要一點精力。懶倒有懶的好處！」

，流蘇只是不理他。他一路陪着小心，低聲下氣，說說笑笑，她到了旅館裏，面色方才和緩下來，兩人也就各自歸房安置。流蘇自己付量着，原來范柳原是講究精神戀愛的。她倒也贊成，因爲精神戀愛的結果永遠是結婚，而肉體之愛往往就停頓在某一階段，很少結婚的希望。精神戀愛只有一個毛病：在戀愛過程中，女人往往聽不懂男人的話。然而那倒也沒有多大關係。後來總還是結婚，找房子，置傢俱，僱傭人——那些事上，女人可比男人在行的多。她這麼一想，今天這點小誤會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聽徐太太屋裏鴉雀無聲，知道她一定起來得很晚。徐太太彷彿說過的，這裏的規矩，早餐叫到屋裏來吃，另外要付費，還要給小賬，因此流蘇決定替人家節省一點，到食堂裏去。她梳洗完了，剛跨出房門，一個守候在外面的僕獸，看見了她，便去敲范柳原的門。柳原立刻走了出來，笑道：「一塊兒吃早飯去。」一面走，他一面問道：「徐先生徐太太還沒升帳？」流蘇笑道：「昨兒他們玩得太累了罷！我沒聽見他們回來，想必一定是

近天亮。」他們在餐室外面的走廊上揀了個桌子坐下。石欄干外生着高大的棕櫚樹，那絲絲縷縷披散着的葉子在太陽光裏微微發抖，像光亮的噴泉。樹底下也有噴水池子，可沒有那麼偉麗。柳原問道：「徐太太他們今天打算怎麼玩？」流蘇道：「聽說是要找房子去。」柳原道：「他們找他們的房子，我們玩我們的。你喜歡到海灘上去還是到城裏去看看？」流蘇前一天下午已經用望遠鏡看了看附近的海灘，紅男綠女，果然熱鬧非凡，只是行動太自由了一點，她不免略具戒心，因此便提議進城去。他們趕上了一輛旅館裏特備的公共汽車，到了中心區。

柳原帶她到大中華去吃飯。流蘇一聽，僕歐們全是說上海話的，四座也是鄉音盈耳，不覺詫異道：「這是上海館子？」柳原笑道：「你不想家麼？」流蘇笑道：「可是……專誠到香港來吃上海菜，總似乎有點傻。」柳原道：「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喜歡做各種的傻事，甚至於乘着電車兜圈子，看一張看過了兩次的電影……」流蘇道：「因為你被我傳染上了傻氣，是不是？」柳原笑道：「你愛怎麼解釋，就怎麼解釋。」

吃完了飯，柳原舉起玻璃杯來將裏面剩下的茶一飲而盡，高高的擎着那玻璃杯，只管向裏看着，流蘇道：「有什麼可看的，也讓我看看。」柳原道：「你迎着亮瞧瞧，裏頭的景緻

使我想起馬來的森林。」杯裏的殘茶向一邊傾過來，綠色的茶葉黏在玻璃上，橫斜有致，迎着光，看上去像一棵翠生生的芭蕉。底下堆積着的茶葉，蟠結錯雜，就像沒膝的蔓草與蓬蒿。流蘇湊在上面看，柳原就探過身來指點着。隔着那綠陰陰的玻璃杯，流蘇忽然覺得他的一雙眼睛似笑非笑的瞅着她。她放下了杯子，笑了。柳原道：「我陪你到馬來亞去。」流蘇道：「做什麼？」柳原道：「回到自然。」他轉念一想，又道，「只是一件，我不能想像你穿着旗袍在森林裏跑。……不過我也不能想像你不穿着旗袍。」流蘇連忙沉下臉來道：「少胡說。」柳原道：「我這是正經話。我第一次看見你，就覺得你不應當光着膀子穿這種時髦的長背心，不過你也不應當穿西裝。滿洲的旗裝，也許倒合式一點，可是線條又太硬。」流蘇道，「總之，人長得難看，怎麼打扮着也不順眼！」柳原笑道：「別又誤會了，我的意思是：你看上去不像這世界上的人。你有許多小動作，有一種羅曼諦克的氣氛，很像唱京戲。」流蘇抬起了眉毛，冷笑道：「唱戲，我一個人也唱不成呀！我何嘗愛做作——這也是逼上梁山。人家跟我耍心眼兒，我不跟人家耍心眼兒，人家還拿我當傻子呢，準得找着我欺侮！」柳原聽了這話，倒有些黯然。他舉起了空杯，試着喝了一口，又放下了，嘆道：「是的，都怪我。我裝慣了假，也是因爲人人都對我裝假。只有對你，我說過句把真話。你聽不出來。」

「流蘇道：『我又不是你肚裏的蛔蟲。』」柳原道：「是的，都怪我。可是我的確爲你費了不少的心機。在上海第一次遇見你，我想着，離開了你家裏那些人，你也許會自然一點。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！」

「現在，我又想把你帶到馬來亞，到原始人的森林裏去……」

他笑他自己，聲音又啞又澀，不等笑完他就喊僕歐拿賬單來。

他們付了賬出來，他已經恢復原狀，又開始他的上等的調情——

不能够相信，他連她的手都難得碰一碰。她總是提心弔胆，怕他突然摘下假面具，對她作冷不防的襲擊，然而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，他維持着他的君子風度。她如臨大敵，結果毫無動



——頂文雅的一種。

他每天伴着她到處跑，什麼都玩到了，電影，廣東戲，賭場，格羅士打飯店，思豪酒店，青島咖啡館，印度綢緞莊，九龍的四川菜……晚上他們常常出去散步，直到夜深。她自己都

靜。他起初倒覺得不安，彷彿下樓梯的時候踏空了一級似的，心裏異常怔忡，後來也就慣了。

只有一次，在海灘上。這時候流蘇對柳原多了一層認識，覺得到海邊上去去也無妨，因此他們到那裏去消磨了一個上午。他們並排坐在沙上，可是一個面朝東，一個面朝西。流蘇噙有蚊子。柳原道：「不是蚊子，是一種小蟲，叫沙蠅。咬一口，就是個小紅點，像硃砂痣。」流蘇又道：「這太陽真受不了。」柳原道：「稍微曬一會兒，我們可以到涼棚底下去。」

我在那邊租了一個棚。」那口渴的太陽汨汨地吸着海水，漱着，吐着，嘩嘩的響。人身上的水分全給它喝乾了，人成了金色的枯葉子，輕飄飄的。流蘇漸漸感到那奇異的眩暈與愉快，但是她忍不住又叫了起來：「蚊子咬！」她扭過頭去，一巴掌打在她裸露的背脊上。柳原笑道：「這樣好吃力。我來替你打罷？你來替我打。」流蘇果然留心着，照準他臂上打去，叫道：「哎呀，讓它跑了！」柳原也替她留心着。兩人劈劈拍拍打着，笑成一片。流蘇突然被得罪了，站起身來往旅館裏走。柳原這一次並沒有跟上來。流蘇走到樹陰裏，兩座蘆席棚之間的石徑上，停了下來，抖一抖短裙子上的沙，回頭一看，柳原還在原處，仰天躺着，兩手墊在頸項底下，顯然是又在那裏做着太陽裏的夢了，人又曬成了金葉子。流蘇回到了旅館裏。

，又從窗戶裏用望遠鏡望出來，這一次，他的身邊騎着一個女人，辮子盤在頭上。就把那薩黑美妮燒了灰，流蘇也認識她。

從這天起，柳原整日價的和薩黑美妮廝混着。他大約是下了決心把流蘇冷一冷。流蘇本來天天出去慣了，忽然閒了下來，在徐太太面前交代不出理由，只得傷了風，在屋裏坐了兩天。幸喜天公識趣，又下起纏綿雨來，越發有了藉口，用不着出門。有一天下午，她打着傘在旅舍的花園裏兜了個圈子回來，天漸漸黑了，約摸徐太太他們看房子也該回來了，她便坐在廊簷下等候他們，將那把鮮明的油紙傘撐開了橫攔在闌干上，遮住了臉。那傘是粉紅地子，石綠的荷葉圖案，水珠一滴一滴從筋紋上滑下來。那雨下得大了，雨中有汽車潑喇潑喇航行的聲音，一羣男女嘻嘻哈哈推着挽着上階來，打頭的便是范柳原。薩黑美妮被他攙着，却是够狼狽的，裸腿上濺了一點點的泥漿。她脫去了大草帽，便灑了一地的水。柳原瞥見流蘇的傘，便在扶梯口上和薩黑美妮說了幾句話，薩黑美妮單獨上樓去了，柳原走了過來，掏出手絹子來不住的擦他身上臉上的水漬子。流蘇和他不免寒暄了幾句。柳原坐了下來道：「前兩天聽說有點不舒服？」流蘇道，「不過是熱傷風。」柳原道，「這天氣真悶的慌。剛才我們到那個英國人的遊艇上去野餐的，把船開到了青衣島。」流蘇順口問問他青衣島的景緻。正

說着，薩黑英娣又下樓來了，已經換了印度裝，兜着鵝黃披肩，長垂及地。披肩上是二寸來闊的銀絲堆花鑲滾。她也靠着闌干，遠遠的揀了個桌子坐下，一隻手閒閒攔在椅上，指甲上塗着銀色蔻丹，流蘇笑向柳原道：「你還不過去？」柳原笑道：「人家是有了主兒的人。」流蘇道：「那老英國人，哪兒管得住她？」柳原笑道：「他管不住她，你却管得住我呢。」流蘇抿着嘴笑道：「噫！我就是香港總督，香港的城隍爺，管這一方的百姓，我也管不到你頭上呀！」柳原搖搖頭道：「一個不吃醋的女人，多少有點病態。」流蘇撲嗤一笑。隔了一會，流蘇問道：「你看着我做什麼？」柳原笑道：「我看你從今以後是不是預備待我好一點。」流蘇道：「我待你好一點，壞一點，你又何嘗放在心上？」柳原拍手道：「這還像句話！話音裏彷彿有三分酸意。」流蘇忍不住放聲笑了起來道：「也沒有看見你這樣的人，死七白咧的要人吃醋！」

兩人當下言歸於好，一同吃了晚飯。流蘇表面上雖然和他熱了些，心裏却怏怏着，他使她吃醋，無非是用的激將法，逼着她自動的投到他懷裏去。她早不同他好，晚不同他好，偏揀這個當口和他好了，白犧牲了她自己，他一定不承情，只道她中了他的計。她做夢也休想他娶她。……很明顯的，他要她，可是他不同意娶她。然而她家裏窮雖窮，也還是個望族

，大家都是場面上的人，他担当不起這誘姦的罪名。因此他採取了那種光明正大的態度。她現在知道了，那完全是假撇清。他處處地方希圖脫卸責任。以後她若是被拋棄了，她絕對沒有誰可抱怨。

流蘇一念及此，不覺咬了咬牙，恨了一聲。面子上仍舊照常跟他敷衍着。徐太太已經在跑馬地租下了房子，就要搬過去了。流蘇欲待跟過去，又覺得白擾了人家一個多月，再要長住下去，實在不好意思。這樣僵持下去，也不是事。進退兩難，倒煞費躊躇。這一天，在深夜裏，她已經上了床多時，只是翻來覆去。好容易騰騰了一會，床頭的電話鈴突然朗朗響了起來。她一聽，却是柳原的聲音，道：「我愛你。」就掛斷了。流蘇心跳得撲通撲通，握住了耳機，發了一回楞，方才輕輕的把它放回原處。誰知才攔上去，又是鈴聲大作。她再度拿起聽筒，柳原在那邊問道：「我忘了問你一聲，你愛我麼？」流蘇咳嗽了一聲再開口，喉嚨還是沙啞的。她低聲道：「你早該知道了。我爲什麼上香港？」柳原嘆道：「我早知道了，可是明擺着的事實，我就是不肯相信。流蘇，你不愛我。」流蘇道：「怎見得我不？」柳原不語，良久方道：「詩經上有一首詩——」流蘇忙道：「我不懂這些。」柳原不耐煩道：「知道你不懂，你若懂，也用不着我講了！我念給你聽：『死生契闊——與子相悅，執子之手，

與子偕老。』我的中文根本不行，可不知道解釋得對不對。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詩。生與死與離別，都是大事，不由我們支配的。比起外界的力量，我們人是多麼小，多麼小！可是我們偏要說：『我永遠和你在一起；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。』——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！』

流蘇沉思了半晌，不由的惱了起來道：「你乾脆說不結婚，不就完了！還得繞着大灣子！什麼做不了主？連我這樣守舊的人家，也還說『初嫁從親，再嫁從身哩』！你這樣無拘無束的人，你自己不能做主，誰替你做主？」柳原冷冷的道：「你不愛我，你有什麼辦法，你做得了主麼？」流蘇道：「你若真愛我的話，你還顧得了這些？」柳原道：「我不至於那麼糊塗。我犯不着花了錢娶一個對我毫無感情的人來管束我。那太不公平了。對於你，那也不公平，噢，也許你不在乎。根本你以為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——」流蘇不等他說完，拍的一聲把耳機損下了，臉氣得通紅。他敢這樣侮辱她！他敢！她坐在床上，炎熱的黑暗包着她像葡萄紫的絨毯子。一身的汗，癢癢的，頸上與背脊上的頭髮梢也刺惱得難受。她把兩隻手按在腮頰上，手心却是冰冷的。

鈴又響了起來。她不去接電話，讓它響去。『的玲玲……的玲玲……』聲浪分外的震耳

，在寂靜的房間裏，在寂靜的旅舍裏，在寂靜的淺水灣。流蘇突然覺悟了，她不能吵醒了整個的淺水灣飯店。第一，徐太太就在隔壁。她戰戰兢兢拿起聽筒來，擱在褥單上。可是四周太靜了，雖是離了這麼遠，她也聽得見柳原的聲音在那裏心平氣和地說：「流蘇，你的窗子裏看得見月亮麼？」流蘇不知道爲什麼，忽然哽咽起來。眼淚中的月亮大而模糊，銀色的，有着綠的光稜。柳原道：「我這邊，窗子上面吊下一枝籐花，擋住了一半。也許是玫瑰，也許不是。」他不再說話了，可是電話始終沒掛上。許久許久，流蘇疑心他可是睡着了，然而那邊終於撲空一聲，輕輕掛斷了。流蘇用顫抖的手從褥單上拿起她的聽筒，放回架子上。她怕他第四次再打來，但是他沒有。這都是一個夢——越想越像夢。

第二天早上她也不敢問他，因爲他準會嘲笑她——「夢是心頭想，」她這麼迫切地想念他，連睡夢裏他都會打電話來說「我愛你？」他的態度也和平時沒有什麼不同。他們照常的出去玩了一天。流蘇忽然發覺拿他們當做夫婦的人很多很多——僕歐們，旅館裏和她搭訓的幾個太太老太太。原不怪他們誤會。柳原跟她住在隔壁，出入總是肩並肩，夜深還到海岸上去散步，一點都不避嫌疑。一個保姆推着孩子的車走過，向流蘇點點頭，喚了一聲「范太太。」流蘇臉上一僵，笑也不是，不笑也不是，只得皺着眉向柳原睨了一眼，低聲道：「他

們不知道怎麼想着呢！」柳原笑道：「喚你范太太的人，且不去管他們；倒是喚你做白小姐的人，才不知道他們怎麼想呢！」流蘇變色。柳原用手撫摸着下巴，微笑着：「你別枉担了這個虛名！」

流蘇吃驚地朝他望望，驀地裏悟到他這人多麼惡毒。他有意的當着人做出親狎的神氣，使她沒法可證明他們沒有發生關係。她勢成騎虎，回不得家鄉，見不得爺娘，除了做他的情婦之外沒有第二條路。然而她如果遷就了他，不但前功盡棄，以後更是萬劫不復了。她偏不！就算她枉担了虛名，他不過口頭上佔了她一個便宜。歸根究底，他還是沒得到她。既然他沒有得到她，或許他有一天還會回到她這裏來，帶了較優的議和條件。

她打定了主意，便告訴柳原她打算回上海去。柳原却也不堅留，自告奮勇要送她回去。

流蘇道：「那個不必了。你不是要到星加坡去麼？」柳原道：「反正已經攔了，再就攔些時也不妨事。上海也有事等着料理呢。」流蘇知道他還是一貫政策，唯恐衆人不議論他們倆。衆人越是說得鑿鑿有據，流蘇越是百喙莫辯，自然在上海不能安身。流蘇盤算着，即使他不送她回去，一切也瞞不了她家裏的人。她是豁出去了，也就讓他送她一程。徐太太見他們倆正打得火一般的熱，忽然要拆開來了，詫異非凡，問流蘇：問柳原，兩人雖然異口同聲的

爲彼此洗刷，徐太太哪裏肯信。

在船上，他們接近的機會很多，可是柳原既能抗拒淺水灣的月色，就能抗拒甲板上的月色。他對她始終沒有一句紮實的話。他的態度有點淡淡的，可是流蘇看得出他那閒適是一種自滿的閒適——他拿穩了她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。

到了上海，他送她到家，自己沒有下車。白公館裏早有了耳報神，探知六小姐在香港和范柳原實行同居了。如今她陪人家玩了一個多月，又若無其事的回來了，分明是存心要丟白家的臉。

流蘇勾搭上了范柳原，無非是圖他的錢，真弄到了錢，也不會無聲無臭的回家來了，顯然是沒得到他什麼好處。本來，一個女人上了男人的當，就該死；女人給當給男人上，那更是淫婦；如果一個女人想給當給男人上而失敗了，反而上了人家的當，那是變料的淫婦，殺了她也還污了刀。平時白公館裏，誰有了一點芝麻大的過失，大家便炸了起來。達到了真正聾人聽聞的大逆不道，爺奶奶們興奮過度，反而吃吃艾艾，一時發不出話來。大家先議定了：「家醜不可外揚，」然後分頭去告訴親戚朋友，逼他們宣誓保守祕密，然後再向親友們一個個的探口氣，打聽他們知道了沒有，知道了多少。最後大家覺得到底是瞞不住，爽性開誠

佈公，打開天窗說亮話，拍着腿感慨一番。他們忙着這種種手續，也忙了一秋天，因此遲遲的沒向流蘇採取斷然行動。流蘇何嘗不知道，她這一次回來，更不比往日。她和這家庭早是恩斷義絕了。她未嘗不想出去找個小事，胡亂混「碗飯吃」。再苦些，也強如在家裏受氣。但是尋了個低三下四的職業，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。那身份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。尤其是現在，她對范柳原還沒有絕望，她不能先自貶身價，否則他更有「藉口」，拒絕和她結婚了。因此她無論如何得忍些時。

熬到了十一月底，范柳原果然從香港來了電報，那電報，整個的白公館裏的人都傳觀過了，老太太方才把流蘇叫去，遞到她手裏。只有寥寥幾個字：「乞來港。船票已由通濟隆辦妥。」白老太太長吁了一聲道：「既然是叫你，你就去罷！」她就這樣的下賤麼？她眼裏吊下淚來。這一哭，她突然失去了自制力，她發現她已經是忍無可忍了。一個秋天，她已經老了兩年！——她可禁不起老！於是她第二次離開了家上香港來。這一趟，她早失去了上一次的愉快，冒險的感覺。她失敗了。固然，女人是喜歡被屈服的，但是那只限於某種範圍內。如果她是純粹爲柳原的風儀與魅力所征服，那又是一說了，可是內中還攙雜着家庭的壓力——最痛苦的成份。

范柳原在細雨迷濛的碼頭上迎接她。他說她的綠色玻璃雨衣像一隻瓶，又註了一句：「藥瓶。」她以爲他在那裏諷嘲她的孱弱，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：「你就是醫我的藥。」她紅了臉，白了他一眼。

他替她定下了原先的房間。這天晚上，她回到房裏來的時候，已經兩點鐘了。在浴室裏晚妝既畢，熄了燈出來，方才記起了，她房裏的電燈開關裝置在床頭，只得摸著黑過來，一脚絆在地板上的一隻皮鞋上，差一點栽了一交，正怪自己疏忽，沒把鞋子收好，床上忽然有人笑道：「別嚇着了！是我的鞋。」流蘇停了一會，問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柳原道：「我一直想從你的窗戶裏看月亮。這邊屋裏比那邊看得清楚些。」……那晚上的電話的確是他打來的——不是夢！他愛她。這毒辣的人，他愛她，然而他待她也不過如此！她不由得寒心，撥轉身走到梳妝台前。一月尾的纖月，僅僅是一鉤白色，像玻璃窗上的霜花。然而海上畢竟有點月意，映到窗子裏來，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鏡子。流蘇慢騰騰摘下了髮網，把頭髮一攪，攪亂了，夾叉叮玲噹噹掉下地來。她又戴上網子，把那髮網的梢頭狠狠的鉤在嘴裏，擰着眉毛，蹲下身去把夾叉一隻一隻揀了起來，柳原已經光着腳走到她後面，一隻手擱在她頭上，把她的臉倒扳了過來，吻她的嘴。髮網滑下地去了。這是他第一次吻她，然而他們兩人都

疑惑不是第一次，因爲在幻想中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。從前他們有過許多機會——適當的環境，適當的情調；他也想到過，她也顧慮到那可能性。然而兩方面都是精明的人，算盤打得太仔細了，始終不肯冒失。現在這忽然成了真的，兩人都糊塗了。流蘇覺得她溜溜的轉了個圈子，倒在鏡子上，背心緊緊抵着冰冷的鏡子。他的嘴始終沒有離開過她的嘴。他還把她往鏡子上推，他們似乎是跌到鏡子裏面，另一個昏昏的世界裏去了，涼的涼，燙的燙，野火花直燒上身來。

第二天，他告訴她，他一禮拜後就要上英國去。她要求他帶她一同去，但是他回說那是不可可能的。他提議替她在香港租下一幢房子住下，等個一年半載，他就回來了。她如果願意在上海住家，也聽她的便。她當然不肯回上海。家裏那些人——離他們越遠越好。獨自留在香港，孤單些就孤單些。問題却在他回來的時候，局勢是否有改變。那全在他了，一個禮拜的愛，弔得住他的心麼？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來，柳原是一個沒長性的人，這樣匆匆的聚了又散了，他沒有機會厭倦她，未始不是於她有利的。一個禮拜往往比一年值得懷念。……他果真帶着熱情的回憶重新來找她，她也許倒變了呢！近三十的女人，往往有着反常的嬌嫩，一轉眼就憔悴了。總之，沒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長期抓住一個男人是一件艱難的，痛苦的事

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啊，管它呢！她承認柳原是可愛的，他給她美妙的刺激，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經濟上的安全。這一點，她知道她可以放心。

他們一同在巴內頓道看了一所房子，坐落在山坡上，屋子粉刷完了，僱定了一個廣東女傭，名喚阿栗，傢俱只置辦了幾件最重要的，柳原就該走了。其餘的都丟給流蘇慢慢的去收拾。家裏還沒有開火倉，在那冬天的傍晚，流蘇送他上船時，便在船上的大鑊間裏胡亂的吃了些三明治。流蘇因為滿心的不得意，多喝了幾杯酒，被海風一吹，回來的時候，便帶着三分醉。到了家，阿栗在廚房裏燒水替她隨身帶着的那孩子洗腳。流蘇到處瞧了一遍，到一處開一處的燈。客室裏門窗上的綠漆還沒乾，她用食指摸着試了一試，然後把那黏黏指尖貼在牆上，一貼一個綠跡子。爲什麼不？這又不犯法？這是她的家！她笑了，索性在那蒲公英黃的粉牆上打了一個鮮明的綠手印。

她搖搖晃晃走到隔壁屋裏去。空房，一間又一間——清空的世界。她覺得她可以飛到天花板上去。她在空蕩蕩的地板上行走，就像是在潔無纖塵的天花板上。房間太空了，她不能用燈光來裝滿它，光還是不夠，明天她得記着換上幾隻較強的燈泡。

她走上樓梯去。空得好！她急需着絕對的靜寂。她累得狠，取悅於柳原真是太吃力的事，

他脾氣向來就古怪；對於她，因為是動了真感情，他更古怪了，一來就不高興。他走了，倒好，讓她鬆下這口氣。現在她什麼人都不需要——可憎的人，可愛的人，她一概都不要。從小時候起，她的世界就嫌過於擁擠。揩着，擠着，踩着，揩着，匍着，跪着，老的，小的，全是人。一家二十來口。合住一幢房子，你在屋子裏剪個指甲也有人在窗戶眼裏看着。好容易遠走高飛，到了這無人之境。如果她正式做了范太太，她就有種種的責任，她離不了人。現在她不過是范柳原的情婦，不露面的，她分該躲着人，人也分該躲着她。清靜是清靜了，可憐除了人之外，她沒有旁的興趣。她所僅有的一點學識，全是應付人的學識。憑着這點本領，她能够做一個賢慧的媳婦，一個細心的母親。在這裏她可是英雄無用武之地。「持家」罷，根本無家可持，看管孩子罷，柳原根本不要孩子。省儉着過日子罷，她根本用不着爲了錢操心。她怎樣消磨這以後的歲月？找徐太太打牌去？看戲？然後漸漸的弄戲子，抽鴉片，往姨太太們的路上走。她突然站住了，挺着胸，兩隻手在背後緊緊互扭着。那倒不至於！她不是那種下流的人。她管得住她自己。但是……她管得住她自己不發瘋麼？樓上品字式的三間屋，樓下品字式的三間屋，全是堂堂地點着燈。新打了蜡的地板，照得雪亮。沒有人影兒。一闢又一間，呼喊着空虛……流蘇躺到床上去，又想下去關燈，又動彈不得。後來她聽見

阿栗跋着木屐上樓來，一路撲撲撲關着燈，她緊張的神經方才漸歸鬆弛。

那天是十二月七日，一九四一年。十二月八日，砲聲響了。一砲一砲之間，冬晨的銀霧漸漸散開，山巔，山窪裏，全島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，說「開仗了，開仗了。」誰都不能夠相信，然而畢竟是開仗了。流蘇孤身留在巴內頓道，那裏知道什麼。等到阿栗從左隣右舍探到了消息，倉皇喚醒了她，外面已經進入酣戰階段。巴內頓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學試驗館，屋頂上架着高射炮，流彈不停的飛過來，尖溜溜一聲長叫，「吱啾啾……」，然後「砰」，「落」下地去。那一聲聲的「吱啾啾……」撕裂了空氣，撕毀了神經。淡藍的天幕被扯成一條一條。在寒風中簌簌飄動。風裏同時飄着無數剪斷了的神經的尖端。

流蘇的屋子是空的，心裏是空的，家裏沒有置辦米糧，因此肚子裏也是空的。空穴來風，所以她感受恐怖的襲擊分外強烈。打電話到跑馬地徐家，久久打不通，因為全城裝有電話的人沒有一個不在打電話，詢問哪一區較為安全，作避難的計畫。流蘇到下午方才接通了，可是那邊鈴聲管響着，老是沒有人來聽電話，想必徐先生徐太太已經匆匆出走，遷到平靖一些的地帶。流蘇沒了主意。砲火却逐漸猛烈了。鄰近的高射砲成爲飛機注意的焦點。飛機蠅蠅地在頂上盤旋，「孜孜孜孜……」繞了一圈又繞回來，「孜孜……」痛楚地，像牙醫的螺旋

電器，直掙進靈魂的深處。阿栗抱着她的哭泣着的孩子坐在客室的門檻上，人彷彿入了昏迷狀態，左右搖擺着，喃喃唱着騷擾似的歌曲，映着拍着孩子。窗外又是「咬呦呢……」一聲，「砰！」削去屋檐的一角，沙石嘩啦啦落下來。阿栗怪叫了一聲，跳起身來，抱着孩子就往外跑。流蘇在大門口追上了她，一把揪住她問道：「你上哪兒去？」阿栗道：「這兒登不得了！我——我帶他到陰溝裏去躲一躲。」流蘇道：「你瘋了！你去送死」阿栗連聲道：「你放我走！我這孩子——就只這麼一個——死不得的！……陰溝裏躲一躲……」流蘇拼命扯住了她，阿栗將她一推，她跌倒了，阿栗便闖出門去。正在這當口，轟天震地一聲響，整個的世界黑了下來，像一隻碩大無朋的箱子，拍地關上了蓋。數不清的羅愁綺恨，全關在裏面了。

流蘇只道是沒有命了，誰知還活着。一睜眼，只見滿地的玻璃屑，滿地的太陽影子。她掙扎着爬起身來，去找阿栗。一開門，阿栗緊緊摟着孩子，垂着頭，把額角抵在門洞子裏的水泥牆上，人是震糊塗了。流蘇拉了她進來，就聽見外面喧嚷着說隔壁落了個炸彈，花園裏炸出一個大坑。這一次巨響，箱子蓋關上了，依舊不得安靜。繼續的砰砰碎，彷彿在箱子蓋上用鎚子敲釘，鎚不完地鎚。從天明鎚到天黑，又從天黑鎚到天明。

流蘇也想到了柳原，不知道他的船有沒有駛出港口，有沒有被擊沉。可是她想起他便覺得有些渺茫，如同隔世。現在的這一段，與她的過去毫不相干，像無線電裏的歌，唱了一半，忽然受了惡劣的天氣的影響，劈劈拍拍炸了起來。炸完了，歌是仍舊要唱下去的，就只怕炸完了，歌已經唱完了，那就沒得聽了。

第二天，流蘇和阿栗母子分着吃完了罐子裏的幾片餅干，精神漸漸衰弱下來。每一個呼嘯着的子彈的碎片便像打在她臉上的耳刮子。街上轟隆轟隆馳來一輛軍用卡車，意外地在門前停下了。鈴一響，流蘇自己去開門，見是柳原，她捉住他的手，緊緊的摟住他手臂。像阿栗摟住孩子似的，人向前一撲，把頭磕在門洞子裏的水泥牆上。柳原用另外的一隻手托住她的頭，急促地道：「受了驚嚇罷？別着急，別着急。你去收拾點得用的東西，我們到淺水灣去。快點，快點！」流蘇跌跌衝衝奔了進去，一面問道：「淺水灣那邊不要緊麼？」柳原道：「都說不會在那邊上岸的。而且旅館裏吃的方面總不成問題，他們收藏得很豐富。」流蘇道：「你的船……」柳原道：「船沒開出去。他們把頭等艙的乘客送到了淺水灣飯店。本來昨天就要來接你的，叫不到汽車，公共汽車又擠不上。好容易今天設法弄到了這部卡車。」流蘇鄉裏還定得下心來整理行裝，胡亂紮了個小包。柳原給了阿栗兩個月的工錢，囑咐她

看家，兩個人上了車，面朝下並排躺在運貨的車廂裏，上面蒙着黃綠色油布篷，一路顛簸着，把肘灣與膝蓋上的皮都磨破了。

柳原嘆道：「這一炸，炸斷了多少故事的尾巴！」流蘇也愴然，半晌方道：「炸死了你，我的故事就該完了。炸死了我，你的故事還長着呢！」柳原笑道：「你打算替我守節麼？」他們兩人都有點神經失常，無緣無故，齊聲大笑。而且一笑便止不住。笑完了，混身只打顫。

卡車在「吱呦呃……」的流彈網裏到了淺水灣。淺水灣飯店樓下駐紮着軍隊，他們仍舊住到樓上的老房間裏。住定了，方才發現，飯店裏儲藏雖富，都是留着給兵吃的。除了罐頭裝的牛乳，牛羊肉，水果之外，還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麵包，麩皮麵包。分配給客人的，每餐只有兩塊蘇打餅乾，或是兩塊方糖，餓得大家奄奄一息。

先兩日淺水灣還算平靜，後來突然情勢一變，漸漸火熾起來。樓上沒有掩蔽物，衆人容身不得，都下樓來，守在食堂裏，食堂裏大開着玻璃門，門前堆着沙袋，英國兵就在那裏架起了大砲往外打。海灣裏的軍艦擡準了砲彈的來源，少不得也一一還敬。隔着棕櫚樹與噴水池子，子彈穿梭般來往。柳原與流蘇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貼在大廳的牆上。那幽暗的背景便像

古老的波斯地毯，織出各色人物，爵爺，公主，才子，佳人。毯子被挂在竹竿上，迎着風撲打上面的灰塵，拍拍打着，下勁打，打得上面的人走頭無路，炮子兒朝這邊射來，他們便奔到那邊；朝那邊射來，便奔到這邊。到後來一間敝廳打得千瘡百孔，牆也坍了一面，逃無可逃了，只得坐下地來，聽天由命。

流蘇到了這個地步，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，一個人彷彿有了兩個身體，也就蒙了雙重危險。一顆彈子打不中她，還許打中他。他若是死了，若是殘廢了，她的處境更是不堪設想。她若是受了傷，爲了怕拖累他，也只有橫了心求死。就是死了，也沒有孤身一個人死得乾淨爽利。她料着柳原也是這般想。別的她不知道，在這一剎那，她只有他，他也只有她。

停戰了，困在淺水灣飯店的男女們緩緩向城中走去。過了黃土崖，紅土崖，又是紅土崖，黃土崖，幾乎疑心是走錯了道，繞回去了，然而不，先前的路上沒有這炸裂的坑，滿坑的石子。柳原與流蘇很少說話。從前他們坐一截子汽車，也有一席話，現在走上幾十里的路，反而無話可說了。偶然有一句話，說了一半，對方每每就知道了下文，沒有往下說的必要。柳原道：「你瞧，海灘上。」流蘇道：「是的。」海灘上佈滿了橫七豎八割裂的鐵絲網，鐵絲網外面，淡白的海水汨汨吞吐淡黃的沙。冬季的晴天也是淡漠的藍色。野火花的季節已經

過去了。流蘇道：「那堵牆……」柳原道：「也沒有去看看。」流蘇嘆了口氣道：「算了罷。」柳原走得熱了起來，把大衣脫下來攔在臂上，臂上也出了汗。流蘇道：「你怕熱，讓我給你拿着。」若在往日，柳原絕對不肯，可是他現在不那麼紳士風了，竟交了給她。再走了一程子，山漸漸高了起來。不知道是風吹着樹呢，還是雲影的飄移，青黃的山麓緩緩地暗了下來。細看時，不是風也不是雲，是太陽悠悠地移過山頭，半邊山麓埋在巨大的藍影子裏。山上有幾座房屋在燃燒，冒着烟——山陰的烟是白的，山陽的是黑烟——然而太陽只是悠悠地移過山頭。

到了家，推開了虛掩着的門，拍着翅膀飛出一群鴿子來。穿堂裏滿積着塵灰與鴿糞。流蘇走到樓梯口，不禁叫了一聲「哎呀。」二層樓上歪歪斜斜大張口踰着她新置的箱籠，也有兩隻順着樓梯滾了下來，梯脚便淹沒在綾羅綢緞的洪流裏。流蘇彎下腰來，檢起一件蜜合色緞絨旗袍，却不是她自己的東西，滿是汗垢，香烟洞與賤價香水氣味。她又發現了許多陌生的女人的用品，破雜誌，開了蓋的罐頭荔枝，淋淋漓漓流着殘汁，混在她的衣服一堆。這屋子裏駐過兵麼？——帶有女人的英國兵？去得彷彿很倉促。挨戶洗劫的本地的貧民，多年沒有光顧過，不然，也不會留下這一切。柳原幫着她大聲喚阿栗。末一隻灰背鴿，斜刺裏穿出

來，掠過門洞子裏的黃色的陽光，飛了出去。

阿栗是不知去向了，然而屋子裏的主人們，少了她也還得活下去。他們來不及整頓房屋，先去張羅喫的，費了許多事，用高價買進一袋米。煤氣的供給幸而沒有斷，自來水却没有。柳原拎了鉛桶到山裏去汲了一桶泉水，煮起飯來。以後他們每天只顧忙着喫喝與打掃房間。柳原各樣粗活都來得，掃地，拖地板，幫着流蘇擰絞沉重的褥單。流蘇初次上灶做菜，居然帶點家鄉風味。因為柳原忘不了馬來菜，她又學會了作油炸「沙袋」，咖哩魚。他們對於飯食上雖然感到空前的興趣，還是極力的擲節着。柳原身邊的港幣帶得不多，一有了船，他們還得設法回上海。

在劫後的香港住下去究竟不是長久之計。白天這麼忙忙碌碌也就混了過去。一到晚上，在那死的城市裏，沒有燈，沒有人聲，只有那莽莽的寒風，三個不同的音階，「喔……呵……鳴……」無窮無盡地叫喚着，這個歇了，那個又漸漸響了，三條駢行的灰色的龍，一直竄地往前飛，龍身無限制地延長下去，看不見尾。「喔……呵……鳴……」……叫喚到後來，索性連蒼龍也沒有了，只是三條虛無的氣，真空的橋樑，通入黑暗，通入虛空的虛空。這裏是什麼都完了。剩下點斷塔頽垣，失去記憶力的文明人在黃昏中跌跌跄跄摸來摸去，像是

找着點什麼，其實是什麼都完了。

流蘇擁被坐着，聽着那悲涼的風。她確實知道淺水灣附近，灰磚砌的那一面牆，一定還屹然站在那裏。風停了下來，像三條灰色的龍，蟠在牆頭，月光中閃着銀鱗。她彷彿做夢似的，又來到牆跟下，迎面來了柳原。她終於遇見了柳原。……，在這動盪的世界裏，錢財，地產，天長地久的一切，全不可靠了。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裏的這口氣，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。她突然爬到柳原身邊，隔着他的棉被，擁抱着他。他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握住她的手。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，僅僅是一剎那的澈底的諒解，然而這一剎那够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。

他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，她不過是一個自私的女人，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，個人主義者是無處容身的，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。

有一天，他們在街上買菜，碰着薩黑夷妮公主。薩黑夷妮黃着臉，把蓬鬆的辮子胡亂編了個麻花髻，身上不知從那裏借來一件青布棉袍穿着，脚下却依舊蹬着印度式七寶嵌花紋皮拖鞋。她同他們熱烈地握手，問他們現在住在那裏，急欲看看他們的新屋子。又注意到流蘇的簞子裏有去了殼的小蠶，願意跟流蘇學習澆製清蒸蠶湯。柳原順口邀了她來吃便飯，她很

高興的跟了他們一同回去。她的英國人進了集中營，她現在住在一個熟識的，常常爲她當點小差的印度巡捕家裏。她有許久沒有吃飽過。她喚流蘇「白小姐。」柳原笑道：「這是我太太。你該向我道喜呢！」薩黑美妮道：「真的麼？你們幾時結的婚？」柳原聳聳肩道：「就在中國報上登了個啓事。你知道，戰爭期間的婚姻，總是潦草的……」流蘇沒聽懂他們的話。薩黑美妮吻了他又吻了她。然而他們的飯菜畢竟是很寒苦，而且柳原聲明他們也難得吃一次蠶湯。薩黑美妮沒有再上門過。

當天他們送她出去，流蘇站在門檻上，柳原立在她身後，把手掌合在她的手掌上，笑道：「我說，我們幾時結婚呢？」流蘇聽了，一句話也沒有，只低下了頭，落下淚來。柳原拉住她的手道：「來來，我們今天就到報館裏去登啓事。不過你也許願意候些時，等我們回到上海，大張旗鼓的排場一下，請請親戚們。」流蘇道：「呸！他們也配！」說着，嗤的笑了出來，往後順勢一倒，靠在他身上，柳原伸手到前面去羞她的臉道：「又是哭，又是笑！」兩人一同走進城去，走到一個峯迴路轉的地方，馬路突然下瀉，眼前只是一片空靈——淡墨色的，潮濕的天。小鐵門口挑出一塊洋磁招牌，寫的是，「趙祥慶牙醫。」風吹得招牌上的鐵鉤子吱吱響，招牌背後只是哪空靈的天。

柳原歇下腳來望了半晌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，突然打起寒戰來，向流蘇道：「現在你可該相信了，『死生契濶』我們自己哪兒做得了主？轟炸的時候，一個不巧——」流蘇噀道：「到了這個時候，你還說做不了主的話！」柳原笑道：「我並不是打退堂鼓。我的意思是——」他看了看她的臉色，笑道：「不說了。不說了。」他們繼續走路，柳原又道：「鬼使神差地，我們倒真的戀愛起來了！」流蘇道：「你早就說過你愛我。」柳原笑道：「那不算。我們那時候太忙着談戀愛了，哪裏還有工夫戀愛？」

結婚啓事在報上刊出了，徐先生徐太太趕了來道喜。流蘇因為他們在園城中自顧自搬到安全地帶去，不管她的死活，心中有三分不快，然而也只得笑臉相迎。柳原辦了酒菜，補請了一次客。不久，港滬之間恢復了交通，他們便回上海來了。

白公館裏流蘇只回去過一次，只怕人多嘴多，惹出是非來。然而麻煩是免不了的。四奶奶決定和四爺進行離婚，衆人背後都派流蘇的不是。流蘇離了婚再嫁，竟有這樣驚人的成就，難怪旁人要學她的榜樣。流蘇蹲在燈影裏點蚊煙香。想到四奶奶，她微笑了。

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着玩了。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。那是值得慶幸的好現象，表示他完全把她當做自家人看待——名正言順的妻。然而流蘇還是有點悵惘。

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。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，誰知道什麼是因，什麼是果？誰知道呢，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，一個大都市傾覆了，成千上萬的人死去，成千上萬的人痛苦着，跟着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……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。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來，將紋煙盤踢到椅子底下去。

傳奇裏的傾國傾城的人大抵如此。

到處都是傳奇，可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。胡琴唧唧啞啞拉着，在萬盞燈的夜晚，拉過來又拉過去，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——不問也罷！

庫文讀快報楚大

1

著吉永關
(說小篇中)

的成長樣怎是苗

北方大平原，有肥沃的黃土，有豐滿的河流，有花有樹，有忠實於大地的子民，他們的生活是一幅悲慘雄渾的風景畫，是對新時代的覺悟；筆者忠實寫來，深入而且廣大，有溫暖，有熱情，有宇宙的呼吸，是生活的傳奇。書用新五號字排印，精美便於攜帶，價一百五十元。

3

編改陵王
(版出即)

(本劇)

國中罷吼怒

4

集論社報楚大
(版出即)

(文論)

量力是就織組

5

集論社報楚大
(版出即)

(文論)

在同民市漢武與

6

作吉永關
(版出即)

(說小)

友朋的他和岫新書秘

社報楚大

胡蘭成先生近著

新評論
叢刊

中日問題與世界問題

價六〇〇元

新評論
叢刊

文明的傳統

價三〇〇元

新評論
叢刊

中國人的聲音

價七〇〇元

快讀
文庫

中國問題

(即出版)

南北
叢書

今生今世

(即出版)

大楚報社

南 北 叢 書

思 念 集 (詩集) 開 元 著

從五四運動以來，
一直在文學活動中
有清特殊地位的沈
啓元氏，他的詩是
出色的，淳厚深遠
，有獨特的空氣。
這一本詩集共分五
輯，集詩約三十首
，其中有到武漢後
的新作，風格更是
新麗可喜。本書由
歐陽蕪夫設計裝幀
，印刷精緻，是戰
時中的豪華版。可
為讀者珍愛。

價三五〇元

牛 (短篇小說) 開 永 吉 著

牛

開永吉氏は文壇の
奇材，他作爲文學
者是懷遠萬方的，
以其特出的技術，
寫着現實的各方面
，直接而且深入，
這是錢氏對作者的
的評語。他的短篇
小說集在北平出版
，立刻在北方佔有
了不可動搖的地位
，爲千萬的青年擁
護。這部小說曾在
國民雜誌連載，藏
動一時，刻由作者
重加整理，有數處
都重新寫過，當可
更見匠心。

(即出版)

鎮 長 及 其 他 (短篇小說) 開 永 吉 著 (版出即)

奴 隸 之 戀 (詩集) 高 琛 作 (版出即)

某 小 說 家 的 手 記 (短篇小說) 袁 犀 著 (版出即)

懷 狐 集 (雜文集) 吳 公 汗 著 (版出即)

大 楚 報 社 發 行

52

11232/

大三
楚報
雜大
書叢五

青年文化
新評
論
(週刊)
(半月刊)
文學集刊
(月刊)

新評論叢刊
南北叢書
大楚報快讀文庫
知識文庫
太平洋叢書

全國唯一
代表人民
說話的報紙

大楚報

報導詳實 言論中正
副刊活潑 定價低廉
是中國人的聲音
歡迎直接訂閱

大楚報
社服會
務委會

救濟組：救濟貧苦被災民衆。散發棉衣現金口糧
教育組：普遍武漢平民教育。舉辦講座研究學術
保健組：保障市民公共健康。發動各種保健工作
代辦組：代辦各地書報雜誌。供給大眾精神食糧

大 楚 報 社

營業部 漢口交通路 編輯部 漢口江漢路

大 楚 報

快 讀 文 庫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日印刷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一日發行

一三〇〇〇冊

大楚報快讀文庫

☆

傾城之戀

定價

中儲券三五〇元

外埠酌加郵費

作者 張愛玲

發行印刷 漢口交通路十八號 大楚報社

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十八號 大楚報社

(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)

